

视差、耦合与立体叙事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家欢 叙事的深度解析

■文/张启忠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布设了人、妖、魔、仙共存的宇宙,数字特效刻画了场景的灵奇与壮阔,人物造型的细节丝毫,更是拓展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类型,激荡了各种情感的燃能与巨变。该片作为成功的“合家欢”影片,其叙事的深层结构类似于“双眼视差产生三维性”原理。人的两只眼睛的视轴之间的距离(约65毫米),左眼和右眼在看一定距离的物体时(即视差)接收到不同的视觉图像。因此,大脑通过眼球的运动和调整将两个图像的信息结合起来,产生立体感。《哪吒2》中反向利用了这个原理,即耦合了儿童观众与成人观众的视角和视差,便于不同年龄观众的识别与沉浸,并建立各自的叙事逻辑。

儿童观众与成人观众的“视差”

笔者在电影院中,感受到了该片的喜剧性引发了儿童观众(儿童一般是3-12岁,本文为为了方便陈述,统称儿童观众)的笑声与喜爱。全片的主角哪吒和敖丙,以炼丹炉中的肉身的炼成,分为儿童与成人(青年)。

一是“伴生”引发了童趣。《哪吒2》糅合了喜剧、儿童片的类型。天劫之后,哪吒、敖丙的魂魄虽保住了,但肉身很快会魂飞魄散。太乙真人用七色宝莲给二人重塑肉身。但是在重塑肉身的过程中,哪吒的身体,软软的、胶状物,好像是软胶玩具一般。哪吒想更透气质与面相,不同类型的面相,好像是猜谜一般相继展示,但是各个谐趣的面相,引发了小观众的忍俊不禁。

因为东海龙王丧子而怒火中烧且经过了其他龙王挑唆,龙王率领千万炼狱妖兽在陈塘关的恶战。肉身脆弱的敖丙为了帮哪吒挡下三头王的致命一击,新肉身当场碎裂,魂魄都快消弭于无形。知道儿子还在世的东海龙王敖光追悔莫及,遂和哪吒达成协议:他放弃进攻陈塘关,而哪吒须通过三次考核,位列仙班,取得玉虚宫的法宝,为敖丙重塑肉身。不过,没有肉身的敖丙只能和哪吒共用一具身体——伴生,敖丙的文静与端庄与哪吒的顽劣此起彼伏,形象的错位以及哪吒因为无知造成的在玉液琼浆中撒尿,都让小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至于哪吒与父母踢毽子,父母被强大威力的毽子撞倒墙上,导致墙壁灰飞烟灭。影片最后,品行肮脏的无量仙翁无法通过“人脸识别”的洞府大门而被鹤童、鹿童暴打的场景,都让小观众产生了“恶作剧”一般的开怀大笑。而当哪吒和敖丙好不容易进入冰清玉洁而又充满神秘力量的玉虚宫后,慌不择路的哪吒,不小心踩坏了鹤童的裙摆,这一意外瞬间让哪吒尴尬起来,低声下气地致歉。刚才还是“大咧咧”的哪吒,此时“前倨后恭”一般的神态,让小观众也会心一笑。

可见,《哪吒2》中的玩具、小动物等形象,以及哪吒与敖丙“合体”时候的错位,甚至是引发混乱的行为,都让小观众感到了喜爱、新奇与身心愉悦。儿童能够以敏锐的、无休止的逻辑来探求知识,以“好奇心”探寻着周围的“神奇”。其实,好奇心在成人与儿童之间都是存在的,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结构上的繁复与简约的差异,因为,成年人看到儿童的好奇心,反而会觉得具有一丝童趣。

二是复杂与陡转的角色心理引发成人观众的震撼。《哪吒2》糅合了黑帮片的类型。外表亲善、内心残暴的无量仙翁本性是残暴与虚伪。龙族镇压妖族,但是西南北三海龙王挑唆东海龙王,名义上帮助东海龙王报杀子之仇,实则借机,脱离炼狱之苦,获得自由之身,是尔虞我诈。青年和成年观众的思维除了判断,还要思考妖、人、魔、仙各个层级内的前世今生、不同层级之间的犬牙交错的矛盾,尤其是中公豹的转变、无量仙翁的道貌岸然的残暴等,青年和成年观众都要捕捉蛛丝马迹之后,进行洞察秋毫,即建构与解构的思维,在光速的行进与折返。

而且,《哪吒2》是国内首部融入了“无间道”元素的动画电影。放出被困的四龙王的中公豹,本是无量仙翁手下作恶多端的反派人物。作为捕妖队长,他应该知道无量仙翁捉妖、炼丹的勾当。但是,面对陈塘关李靖夫妇的求

饶,以及李靖夫妇在来寻亲的中公豹弟弟小虎面前,赞同了中公豹的美德,维护了中公豹在弟弟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之后,中公豹偷运粮草和医药救济了陈塘关的百姓。他每天“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刻苦修炼,以求得光明正大的位列仙班的正义感,让观众看到了中公豹的冷峻凶恶的背面的“良心未泯”。尤其是他的父亲申正道作为卑微与无奈的妖族,出于对阐教的期望与信任、对家庭和正义的执着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无奈,不得不自断其臂后,丧妻之痛,对家族的深厚情感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让中公豹不再助纣为虐,而是反转了无量仙翁。可见,“无间道”的叙事,在本片中是以“善恶人性”的此起彼伏,实现了角色身份与关系的陡转。

“耦合”中的同频共振

《哪吒2》的耦合采用了多种方式,让不同年龄的观众感知剧情,产生了共鸣。一是情节段落中的不同“视差”。即同一场景,同频了儿童和成人的侧重点。例如,哪吒闯关考试的第一关中,生活在不毛之地、衣衫破烂的土拨鼠们,端着布满豁口的破碗,排队整齐地等着打饭。土拨鼠为什么被捉妖队的围剿以及哪吒与土拨鼠头领的打斗,小观众也许不明白。但是,实力弱小、憨态呆萌的土拨鼠,立刻激发了内心单纯的小观众对毛茸茸的土拨鼠的好奇心和喜爱。至于第二关中,是哪吒与中公豹的父亲进行比武。儿童观众可能是眼花缭乱,只是一种朦胧的神奇感,对于成人观众而言,则是酣畅淋漓、酷炫惊险的武打,而且第一关与第二关之间的比武转换得较为洗练与快速。

二是“亲子”段落的不同视差。东海龙王敖光与儿子敖丙、李靖夫妇与哪吒、中公豹的父亲与弟弟,本片构建了三个家庭和亲子关系,尽管分属水火不容的妖族、人类和魔的三个世界,孩子可能任性、顽皮,对父母误解或者叛逆,但是,这些父母对孩子都是舐犊情深,甚至是舍身教子。炼丹炉中,哪吒母亲离世前的嘱托与倾诉,令人动容和肝肠寸断。而且,太乙真人与哪吒作为师徒,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子关系,他对哪吒的救命之恩、不离不弃,甚至是当哪吒出丑时候的遮掩,都让人感受到了亲情。即使内心狡诈、贪婪凶残的无量仙翁,对于徒弟鹿童与鹤童,在无情役使的同时,也是有一丝丝的怜爱。

《哪吒2》中亲子关系构成了剧情发展的动因与转折,东海龙王误以为敖丙已死而血洗陈塘关是开端,中公豹误认为父亲被哪吒伤害而反目是中端,哪吒母亲在炼丹炉中罹难是后端。这个布局吸引了不同年龄的观众的情感投注,极大治愈了儿童因为各种艰难对父母的误解。

三是现实映射的多频、正反向的视差。中公豹作息表是: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晨跑、做早课,然后除了早餐和午餐,就是练功,晚上十点还要看书进修,直到零点才入睡。儿童观众感同身受的是自己的练琴、课外班和学校作业的叠加与疲惫;中学生看到了考学前的身心俱疲,有的可能会想到铁杵磨成针、水滴石穿、跋行千里的故事。而成人观众则是联想到为了工作舟车劳顿,没日没夜加班甚至是过劳。当然,有的成人观众可能联想到从古至今,无数的成功人士都要付出了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儿童观众可能指责中公豹的训练太不人道。成人观众可能认为这种“头悬梁锥刺股”一般的训练扼杀天性,在官宦和巨贾等世子眼中是徒劳无益。总之,现实的映射,犹如石子击平静的湖面,必然是浪花飞溅以及之后的涟漪泛起。

可见,作为全家欢动画电影《哪吒2》,巧妙融合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兴趣点,糅合了武侠片、黑帮片、儿童片、神幻片等类型片元素与剧情设计,整体上,吸引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参与、沉浸与思考,观影的过程是“引而不坠”的创造性体验,是一种在时空连续统一体中的体验,是观众体验生存的基本状态与遨游神思状态的立体感知,对贪婪、迷茫、病痛、离别等负面情绪,进行了魔幻、心理分析、神话等方式的治愈和励志。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

纪录电影《您的声音》： 中国式城市治理的生动诠释

■文/李宁

开掘日常的生活谱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纪录电影,《您的声音》并不满足于真实地再现“接诉即办”改革的全过程,而是努力提升生动性、可看性。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启动以来,受理群众和企业的诉求数以亿计。如何对如此海量的素材进行筛选、组织与演绎,成为创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影片在精心甄选与跟踪拍摄典型事件的同时,有意识地在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中开掘戏剧冲突,寻找谱趣瞬间,并加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的危机应对段落,进而形成了张弛有序的节奏。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案例中,低层住户的顾虑与高层老人的期盼形成鲜明的冲突。影片细致地展现了身处其中的社区工作者如何通过耐心开展协调工作、援引政策文件等方式来化解矛盾的过程。导演用近乎社会学的观察方式,将政策落地过程中关涉的多元主体和社会网络清晰剖解,将种种摩擦转化为充满人情味的互动,让观众看到制度背后真实的民生图景。这种设计既强化了影片的纪实性,又消解了政务题材的枯燥感。

最为突出的,是影片形成了日常性与喜剧性交织的美学品格。影片从大量琐碎诉求中挖掘出许多令人莞尔的瞬间,构建了富有现场感的人性剧场,呈现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一幕幕“人间喜剧”。初入职场的话务员要应对群众各种各样的诉求,甚至有时要处理一些令人捧腹的荒诞要求,一步步从新手小白成长为合格的话务员;基层街道工作人员有时要与群众“斗智斗勇”,在笑与泪中收获相互的尊重与认可。这是影片难得的一点:没有将基层治理演绎为苦情戏码,而是以幽默与温情并存的视角,编织出市民生活的鲜活图景。

城市治理的人文向度

对于市民日常生活的关注,使得《您的声音》充分聚焦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体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影片较好地实现了宏大叙

事与微观叙事的交融:既有国际视野下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蓝图,又流淌着胡同深处家长里短的个体温情。

该片的人文情怀首先体现在对于个体生活境遇与情感需求的关注上,致力于构筑情感的共同体。例如,影片对于老年人群体、基层工作者等不同人物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细致地刻画。住在老旧小区的老人在经受着病痛缠身与出行不便的困扰,在电梯加装后会体会到老有所依的感觉;基层工作者深陷在事务缠身的身心疲惫中,但又总是以无私而交心的姿态去化解群众的难题。诸如此类的细节让镜头前的观众体会到,热线工作不只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是倾听与共情的载体,是一座连接私人情感与公共服务的桥梁。

其次,影片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对于群众的治理主体身份的强调,以此凸显治理的共同体。影片通过大量细节和事实表明,“接诉即办”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机制创新,也是城市治理观念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的转向。在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中,市民常被视为被动的服务对象,影片则有意展现了一个更具参与感的治理生态:当网约车司机通过热线反映胡同停车难题时,他并非单纯等待政府施救,而是与社区工作者共同设计方案、动员邻里,最终推动问题解决;当外卖员遇到道路质量问题,也会主动打来热线提醒修缮。可见良性的现代城市治理,依赖的是双向的信任,依赖于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治理共同体”。

可以说,纪录电影《您的声音》完成了一次对城市治理的深情凝视。它既是一部关于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的影像志,也是一部关于现代城市文明如何安放个体尊严的宣言书。影片的结尾是一则真实发生的故事:一位未具名的外卖员向12345热线打去电话,以质朴的话语向不曾谋面的话务员表达了谢意。创作者以这一温情的结局提醒着我们: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冰冷的指标,而是让每个微弱的声音都被听见,每个平凡的生命都被温暖照亮。而这,或许正是“中国之治”最动人的答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哪吒之魔童闹海》： 经典神话的现代碰撞

■文/徐驰

进入全球票房榜前十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中国影史上的意义已毋庸置疑。它为观众献上震撼的视觉盛宴时,也再次揭示了当代中国动画电影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微妙关系。

视觉效果： 如梦似幻的奇幻世界

绚丽的视觉效果无疑是该片最大的亮点。美术设计与动画技术的结合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在流体物理学与物理引擎的巧妙运用下,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审美的碰撞创造了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奇幻世界。影片的每一帧画面都显得精心雕琢,展现了制作团队在技术上的高超工艺。

尤其是在“天元鼎”与龙宫的场景中,古典美与现代感的融合令人惊艳,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震撼。打斗场面也颇具特色,摒弃了传统玄幻仙侠电影中过于依赖光波对决的方式,转而采用更具物理感的“拳拳到肉”的战斗设计。每一次挥拳、每一次踢腿,都充满力量,似乎每一招都能传达角色内心的激烈冲突。这种设计不仅让战斗变得更具真实感,也让观众更加投入其中,感同身受。

角色塑造： 成长的心灵之旅

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较前作进行了更大的尝试。哪吒从前作中反叛命运的个体斗争,转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不仅要突破父权的枷锁,更要面对社会体制对个体自由的压制。这种从个体反抗到社会反叛的转变,展现了更深刻的自由意志与改革力量。影片通过摧毁象征社会秩序的“天元鼎”这一场景,呈现出哪吒对压迫体系的冲破,表达了现代年轻人对于社会规则和虚伪制度的

强烈质疑。敖丙的角色同样展现了自我解放的成长。作为龙王之子,他从一开始的受压迫者,渐渐成长为敢于反抗父亲、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英雄。他与哪吒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敌对到共鸣的变化,这种复杂的情感变化为影片增添了许多层次感。两位角色的成长不仅是对命运的反抗,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对社会规则的深刻质疑。影片通过展现他们的成长,塑造了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使得整个故事更具情感深度。

影片中的角色并非简单的“英雄”与“反派”,而是具有多重性格的复杂人物。哪吒并非完美的英雄,他有过挣扎、失败和成长。这种真实的成长轨迹让观众产生共鸣,让他们看到自己在角色中的影像。这种细腻的内心理描写,让影片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冲击,更是一段情感的旅程。

社会隐喻： 年轻人的自我觉醒

影片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蕴含的社会隐喻。《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哪吒这一“魔童”的形象,挑战了传统的社会规则,探讨了现代年轻人在面对压力时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影片呈现的哪吒并非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更像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往往在长辈的期望与社会的框架之间挣扎,哪吒的反叛精神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影片通过哪吒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创造,表现了年轻人在面对权力与规则时的抗争。

哪吒的故事中,既有对现状的抗议,也有对个人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反叛并非出于盲目,而是源自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他的不断挑战、不断挣扎最终成就了他超越命运的英雄形象,彰显了年轻人在复杂

社会结构中的勇敢与决心。

美中不足： 情感处理与角色设定的浅薄

尽管影片在视觉效果和角色塑造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在情感处理与角色设定上却有所欠缺。

首先,影片的情感铺垫显得较为生硬,尤其是在母亲殷夫人死亡的情节上。导演试图通过这一情节推动哪吒的觉醒,但过于直接和粗糙的情感表达让这一转折显得不够自然。母亲的牺牲本应是影片的情感高峰,但由于情感的表达过于简单,缺乏足够的层次和细腻的情感铺垫,导致观众难以真正产生共鸣。

其次,反派角色的设定过于单薄,特别是无量仙翁。影片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展开心理描写,使得他的动机显得简单而空洞。与前作中的中公豹相比,续集中的反派人物缺乏足够的层次感,更多的是作为推动情节的工具而存在,未能真正成为与主角对立的复杂人物。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的节奏显得稍有松散,尤其是一些关键情节的转折显得过于突兀,缺乏深入的铺垫。哪吒与敖丙的关系本可以成为影片的核心,但由于剧本处理上的问题,角色的情感变化显得匆忙且表面,未能充分挖掘内心深处的冲突与挣扎。

《哪吒之魔童闹海》所取得的票房成绩是对影片质量最生动的说明。绚丽的传经、精彩的动作设计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影片在情感的表达和角色的塑造上仍显不足,致使有人难以真正打动自己的内心。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动画电影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在技术和思想深度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